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欧公岭上花正红

陈朝阳

听闻柏市欧公山的映山红开了，漫山遍野，灿若云霞。心动不如行动，趁着周末风和日丽，我们一行十人从县城驱车百余里，向欧公山快乐进发。

车行至欧公山景区，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终于抵达山脚。稍事热身，便开始了登山之旅。山路崎岖，渐行渐高，路旁灌木新绿，生机勃勃。山势愈陡，道路愈窄，偶需手脚并用攀爬，但大家兴致不减，欢声笑语不断。

行至半山，映山红终于映入眼帘！树不及人高，淡绿枝干，触感微糙；深绿叶片，光滑油亮。花儿姿态各异：或含苞待放，清纯羞涩；或半开半阖，欲语还休；或尽情绽放，五个弯曲的花瓣簇拥嫩黄花蕊，娇艳似锦缎，大气雍容。绿叶衬红花，阳光下更显妩媚，宛若云霞仙子。远眺，那些丛簇簇的红，似彩蝶振翅，又似燃烧的火焰，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

面对这花的盛宴，众人难掩兴奋，纷纷投身花海。女士们更是雀跃，在花丛中变换姿态，或妩媚，或娇羞，或洒脱，定格最亮丽的风采。就连平日矜持的几位，也褪去拘谨，展现率真一面。有人披上红纱巾，人面杜鹃相映红，一时竟难分是花是人。男士们也放下严肃，乐呵呵地穿梭其间，偎红倚翠，不亦乐乎！平日寂静的欧公山，此刻人声鼎沸，生机盎然。

欧公山海拔1186米，为攸县第二高峰，是观赏日出的佳地。立于峰顶，脚踏湘赣两省三县，山下村落田野尽收眼底。微风拂过，漫山映山红翩翩起舞，耳畔似响起《映山红》的旋律：“……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据说欧公山当年有一个团的红军驻扎于此阻击敌人，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所有红军将士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鲜血凝于高山，但他们顽强的精魂不死，在深深的地层喷涌奔流，最终绽放成一树树热烈似火的映山红！这岭上的花，是英雄花，是壮烈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花！

下山途中，我不禁思绪翻飞。那花海中拥抱自然的游人，像不像向阳绽放的映山红？那下山途中偶遇的背着自行车上山挑战自我的小伙子，不也是一朵独特坚韧的映山红？还有那几位默默捡拾垃圾的年轻人，不正是一株株扎根大地的映山红？思绪最终落在朴实坚韧、默默奉献的柏市家乡人民身上，他们虽然远离繁华的都市，身处幽僻的山乡，但默默地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其质朴无华的品质不正是对这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生动的注解吗？

人间四月芳菲尽，欧公岭上花正红。低矮山上的映山红清明节就已盛开，而欧公岭上的映山红特性不同。它们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只要到一定的海拔高度，无论土质肥沃或贫瘠，有无人类的施肥除草，她都能茁壮生长，迎春怒放，将漫山点染得如霞似锦。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欧公山之行，收获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那份满满的信心与正能量。



欧公山上，盛开的杜鹃



掩映在群山之间的沔山古村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墨痕深处的风骨

——谭延闿与国立清华大学牌匾 谭金良

1995年初秋，怀揣着对知识的炽热渴望，我奔赴北大求学。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憧憬的年纪，燕园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无数学子的梦想，而毗邻的清华园，于我而言，就像是一片充满神秘魅力的知识花园，吸引着我时常漫步其间。彼时的我，青涩懵懂，穿梭在清华园的各个角落，欣赏着那古色古香的建筑，感受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却全然不知，家乡的先贤谭延闿，在这里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曾高悬于二校门之上的“国立清华大学”匾额，竟出自他的手笔。

回首清华园的过往，自1909年庚款办学设立“游美肄业馆”起，它的命运就如同一条与国家兴衰紧密缠绕的藤蔓。1911年，曾出任清华学堂校长，誉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那桐题写“清华园”匾额，高悬校门。那桐所书的额楷端庄规整，却又透着清朝馆阁体的拘谨，恰似那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时代的一个小小缩影。

时光匆匆前行，1928年，北伐胜利的激昂号角声在华夏大地吹响，清华也迎来了它命运的重大转折。校长罗家伦怀揣着满腔热忱，力主将“清华学堂”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他深知，这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是要让清华堂堂正正地跻身于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地带，向世人昭示其全新的风貌与担当。

然而，这一提议在当时并非一帆风顺。南京政府外交部门发出质疑之声：“若加‘国立’二字，恐伤美国退还庚款之情面。”面对这一困境，罗家伦没有丝毫退缩，他据理力争：“庚款本属国库，今用于国立大学，名正言顺！”在那段充满争议与博弈的日子里，罗家伦四处奔走，言辞恳切，终于，南京政府拍板定案，校名就此尘埃落定。

为了给清华开启这崭新的一页，罗家伦亲赴南京，郑重地邀请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题写校名。谭延闿，这位在民国政坛有着“药中甘草”之称的传奇人物，虽周旋于复杂局势，却始终将书法作为心灵的栖息之所，其书法造诣尤怀其是颜楷，更是冠绝一时。当他挥笔写下“国立清华大学”六字时，那横画平直如砥，仿佛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坚定；竖笔刚劲如松，透着不屈与顽强。这六字，既承袭了颜真卿书法的浑厚大气，又巧妙融入篆隶笔意的古拙深沉，字字宛如丰碑，气象肃穆庄严。匾额制成后，被精心悬挂于清华二校门东侧立柱，与那桐的“清华园”匾额遥相呼应，一个见证着新旧交替的沧桑变迁，一个诉说着民国新气象的豪迈宣言。

细细品味谭延闿的这幅题字，其书法魅力令人折服。“国”字外框方正硬朗，内部点画饱满圆润，仿若磐石般稳固；“立”字双横平行有序，藏锋起笔之间，含蓄内敛却又暗蓄无穷力道；“清”字三点水恰似清泉奔涌，活力四溢，右部“青”字横画间距均匀，末笔化为灵动两点，仿若跳跃的音符；“华”字横竖交错，繁而不乱，悬针竖更是笔力透纸，直插人心；“大”字撇捺开张豪迈，如同巨人阔步前行，气势磅礴；“学”字上部密如繁星闪烁，下部疏朗如月照空，轻重疏密的完美对比间，尽显书法章法的精妙绝伦。

这六字又岂止是书法艺术的巅峰展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光芒。彼时的中国，正从积弱积贫中艰难觉醒，谭延闿以这颜楷的雄强豪迈，为清华注入了“自强不息”的磅礴魂魄。匾额悬挂之日，师生们纷纷驻足仰观，无不为之震撼，皆叹其“笔笔厚重，字字庄严”。有位学子在日记中深情写道：“校名如铁铸，风吹不动，雨打不蚀，恰似清华人求学报国之志。”那是一个时代的青春热血与家国情怀的交融汇聚。

可叹岁月无情，历史的车轮总会遭遇坎坷。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轰然炸响，清华被迫南迁，与北大、南开携手共组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坚守教育的火种。而清华园，则沦为日军的兵营，那曾经承载着无数荣耀的二校门匾额，也在铁蹄的践踏下黯然蒙尘。据战后归来的老校工回忆，日军曾丧心病狂地欲将匾额充作柴薪，幸得一位通晓汉学的军官心怀敬意，出手阻拦，匾额才得以暂存于仓库。然而，1945年光复之后，匾额却已不知所终，唯余老照片中那模糊的影像，如同一位孤独的守望者，见证着它曾在二校门上巍然悬挂十七载的辉煌过往。

1946年，清华复员，校方怀着对往昔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期许，重制“国立清华大学”匾额，可谁能料到，时局剧变，风云难测，这块匾额仅仅存续了三年。

1949年后，随着旧时代的落幕，“国立”二字悄然褪色，二校门匾额也被悄然卸下。更令人痛心的是，1966年8月24日，在那场狂热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以所谓的“革命之名”推倒二校门，匾额与那洁白的白石拱门一同化为瓦砾。

1991年，清华迎来八十周年校庆，校友们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情谊，捐资重建二校门。新匾“清华园”依那桐旧字仿制，重新点亮了这片校园的记忆之门。然而，谭延闿的“国立清华大学”却未再悬挂，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遗憾。如今，唯有校史馆的老照片与档案馆的文献，如同忠诚的史官，默默诉说着这段曲折而动人的往事。

一方匾额，承载的何止是几个字的重量，它分明是半部跌宕起伏的校史。谭延闿的题字，蕴含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之美，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勇敢抉择与执着坚守。罗家伦为清华力主“国立”之名，是在为清华的身份正名，为其未来谋篇布局；谭延闿以颜楷题心学字，是在为学术的尊严立骨，为莘莘学子注入精神力量。即便匾额已逝，但其承载的精神却如同同一股源源不断的清泉，深深融入清华的血脉之中——从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到今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追求，无一不与那六字匾额的雄浑气象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今日的二校门，已然成为清华园的标志性景观，洁白拱门下，初入清华园的学子总会举起手机，定格青春与历史的交汇瞬间。或许只有少数人知晓，九十年前，这里曾有一块颜楷匾额，以墨痕铭刻过一个时代的抱负与风骨。



老照片中的「国立清华大学」匾额

沔山，古村的新生

郭亮

雨丝如线，淅淅沥沥地落在脚下青石板铺就的村道上，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钻进我的鼻息。远山如黛，近树含烟，整个村庄仿佛浸润在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中，安静得只能听到雨水敲打万物的声音。

这里是醴陵市沔山镇沔山村，一个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图谱上占据一席之地、且被视为醴陵近现代瓷业滥觞的所在，便以这样一种近乎沉寂的姿态，迎接着我们这些冒雨而来的访客。

从村部撑伞出门，拐过一个弯道，一幢灰白色的砖塔瓦的出现，在视野之内，这是中国城乡旧时常见的惜字塔，用于烧毁书有文字的纸张，是古人“敬惜字纸”理念的体现之一。惜字塔侧对面，隔着蜿蜒却平整的山道，一幢看上去有些年岁的院落静卧在山道一侧，院墙外侧是有些斑驳的夯土墙面，檐下那方黑底金字的“月形湾窑厂”匾额显然是新挂上没多久，与周遭古朴的景致多少有些违和。

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醴陵窑遗址群中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座制瓷古窑厂，亦是全国保存最好的古窑厂之一。推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裸露于地面之上的阶级窑，依地势起伏而建，泥坯砖砌筑的窑体长龙一般向上伸展，窑体两侧各设有规制不等的门洞若干，或为投柴，或为通风，或作观察之用，为保护起见，孔洞之后都覆有玻璃，依稀仍能见窑体内清晰的阶梯状窑室，以及大量叠存下来的用于烧制瓷器的取物的垫框，观其规制，当可想象当日窑火升腾时是何等热闹场景。窑体之外，并有采泥矿井、砸泥作坊、炼泥池、制瓷作坊等制瓷设施，窑主住房、仓库等附属建筑也一应俱全，采泥、砸泥、炼泥、拉坯、彩绘、施釉、烧窑等至今仍为当地制瓷艺人传承并发展的制瓷工艺流程也能在讲解员的讲解下比照实物在脑中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像。

资料显示，月形湾窑厂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占地1550平方米，放在沔山整个制瓷产业的大背景下考量，不论是规模还是历史渊源，都不算太突出——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调查显示，沔山窑区现存宋至民国时期窑址84处，与制瓷相关的瓷窑水井、瓷片堆积、古道、古桥、古建筑等文物点110处。之所以有如许多遗存，主要还是保护得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囿于各种外部条件，沔山各窑厂渐次停产，包括门窗、砖墙在内的窑厂设施被左近村民蚂蚁搬家似的一点点蚕食殆尽——就在距此不过数百米之遥的枫树坡，亦有一座废弃的窑厂遗址，依地势起伏长龙一般的基址仍在，窑体及其附属建筑早不知去向，裸露地面之上的，只是一排排作为窑体基址的耐火砖，仍可见其火烧后的痕迹，雨水在窑基的砖石间汇成小溪，肆意流淌，喝足了水的野草肆意得格外茂盛，几乎要将这最后的遗迹吞没——独有月形湾的这座窑厂，因有曾为窑工的本地村民义务看守，避免了被蚕食的命运，一应设施保存相对完好，在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怀揣实业救国梦想的熊希龄应沔山籍同科举人俊铎之邀，来沔山实地考察醴陵瓷业发展，在详细对比了此前在日本考察过的更为先进的制瓷业后，定下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瓷业振兴路线图。此后的故事耳熟能详，湖南瓷业学堂（后改建为湖南瓷业公司）在醴陵城内照搬热间的姜湾码头附近成立，引进日本先进的生产设备 and 工艺，致力于用机器生产细瓷和上等瓷，数年后攻克“釉下五彩瓷”烧制的技术难题，并于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被西方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鲜为人知的是，瓷业公司所用的优质瓷泥以及初建时的技术班底，几乎都出自离县城十多公里之遥的沔山窑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醴陵“瓷城”之荣光，其肇基便是脚下这片在雨中静默着的山野村居。

然而，沔山终是落寞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公私合营大幕开启，为便于管理，沔山烧瓷的主要窑厂陆续搬去交通更为方便的醴陵城区，现今让不少醴陵人弦在兹的国光、群力、新民等国营瓷厂即成立于此间，近千名青壮技师、窑工亦随之迁去，和他们一同迁去堂屋，堂屋后墙供奉有神龛，两侧辟为厢房与卧室；屋顶上是黛青色的瓦片，有些还覆着薄薄的苔藓，雨水顺着瓦垄汇成水流，从屋檐滴落，敲在地面被磨得光滑的三合土

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木质门窗大多紧闭，窗棂上依稀可见褪色的雕花，门楣上的旧春联早已模糊不清，偶有敞开的堂屋，一眼望去，空荡荡的，墙上可能还挂着一张泛黄的、定格在某年某月的挂历，无声诉说着人去楼空的寂寥和曾经的烟火……所幸，这样的落寞只是暂时，2013年，醴陵窑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醴陵窑遗址的核心区域，沔山村备受各级相关部门的关注，除了修复前文所提到的月形湾窑厂遗址以为陈列展示之外，与瓷业相关的古商店、古庙宇、古祠堂、古塔、古道、古桥、古井等绝美的田园风光画卷也为沔山村拿下了诸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湖南省经典文化名村”之类的殊荣，更多因生计所迫出走的沔山人又陆续回迁，比如我们午间就餐的那家农家乐的老板。

两幢白墙灰瓦的院落式建筑依山而建，掩映在满山苍翠之间，烟雨朦胧中透出一股中国传统建筑独有的古典美。车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我们沿着舒缓的坡道拾级而上，提前得到通知的老板早已站在门口迎接。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沔山人，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外闯荡，年岁大了，想着落叶归根，便回到家乡把老宅扩建成带民宿的农家乐，受益于这两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来沔山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很是不赖，日子也过得十分惬意。

此地招牌是一道“神福肉”，一方重约两斤的坐臀肉，油炸金黄，再蒸至烂软，其上还覆盖着一层碧绿透亮的青椒碎，这是沔山的传统。过去窑厂开新窑，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祈求烧出一窑好瓷器。祭拜完毕，会组织窑工会餐，当地话叫“打神福”，这道“神福肉”便是席上必不可少的主菜，“村里现在不烧窑了，‘打神福’的仪式不晓得醴陵城里的那些窑厂还有不，但这道菜，大家还是认，吃的是个念想，也是个好意头！”窑工后代出身的老板解释道。

一块热腾腾的“神福肉”下肚，身子暖了，心也暖了。这不仅仅只是一道菜，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沔山深处风土人情的的大门，连接起过往的习俗与当下的生活。听陪同的沔山当地朋友介绍，小小的沔山村，目前有四十余家形式、大小不一的农家乐，大多是这两年新兴起来的……这一个鲜活创业故事，这餐桌上氤氲的热气，不正是古老村落落在新时代脉动中最真实的体温吗？

作别热情的老板，我们一行人在依依不舍中踏上归途。回望这片在烟雨中更显古朴宁静的土地，那些默默矗立的古窑址、老民居，与点缀其间的新农家、新民宿，构成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古老的根脉并未断裂，新的枝叶正在顽强生长——行走其间，触摸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厚度，更能感受到一种在沉寂中积蓄、在变革中复苏的力量。而这，或许正是沔山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新时代下再次焕发勃勃生机的活力之源。